

第十二课 纳塘大藏经与历代祖师

〔前世世系篇：纳塘寺历代祖师（约十三至十四世纪） | 地点：后藏纳塘〕

那,我们上一堂课最后讲到桑杰林巴大师。桑杰林巴大师对当时的宁玛派教法,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在他那个年代,也正是仁珍果登、桑杰林巴大师等许多伏藏大师出世的时代;那时,他也协助许多其他伏藏大师取出各式各样的教法,是位重要的伏藏法主。

他自己留下的记录不多,但我们从其他传承、那些伏藏大师的传记里,都能看见当时桑杰林巴大师的身影。无论在桑杰林巴自己的传记,还是郭定大师的传记里,当时许多上师都曾与他交流,并由衷赞叹,都认定他就是莲师真正预言的、在那个时代对整个教法有重大利益的一位大成就者。至于桑杰林巴大师的好朋友桑杰大师,上次已经讲过,就不再多说了。

总之上次讲到这里。还有他的后代。桑杰林巴大师的好朋友——旗千大师家族的后代里,出现了一位叫「吉罗住」的成就者。

据说这位成就者在当时获得了极为殊胜的马头明王成就,为世人所赞赏。这一部分还没找到更详细的其他资料,但在仁珍·才旺诺布的自述、以及弟子所写的简传里,都提到:在工布地区,伟大的上师桑杰林巴大师的后裔,名叫桑杰罗珠,获得了极为殊胜的马头明王本尊法成就。所以这一段,就是仁珍·才旺诺布承认自己曾转世为这位伏藏大师的后代。

好,继续往下说下一部分——这一段稍微麻烦一点。下面要提到一座很重要的噶当派寺庙,以及他当时的历史。这里我看到,上面写着一位乌巴·罗萨(Upa Losal)大师,还有一位大堪布。

之所以提两位,是因为祖师在自述里提到,他是这两位转世的转世。这两位,是纳塘寺过去历代二十位住持大堪布中的两位:一位是第九代住持,另一位大堪布应该是第十

五代,算是比较末期的。这都是仁珍·才旺诺布在全集里特地提到、承认曾转世为的噶当派两位住持。

纳塘寺可能很多人不清楚。大家比较熟悉的大概是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桑耶寺等等。但纳塘寺在藏传佛教里,是地位非常重要的一座寺庙:非常多过去有名的大成就者都出自纳塘寺;祂的历代大堪布,很多都曾是一些伟人或大成就者的上师。

可以说,纳塘寺在鼎盛时期,是整个藏传佛教在经教这一块的一座地标、一个象征。所以非常多学者、非常多有天赋才华的僧侣,都会慕名而去。「纳塘」(Narthang)这个名字,「纳」(Nar)指的是大象的鼻子,「塘」(Thang)指的是平地、宽阔的平原。

这名字的由来,是大约十一世纪,阿底峡尊者到西藏弘法的路上,途经纳塘这地方准备休息——那时还没有纳塘寺,只是一片草地。祂对弟子们说:「你们看看旁边那座山、那片平地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弟子们回答:「旁边那座山好像大象的鼻子,而在这『象鼻山』旁的平地上,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岩石上停着十六只金黄色的蜜蜂。

」阿底峡尊者便说:「这是非常好的征兆、非常好的缘起。」祂预言:未来这地方会出现一座极著名的寺庙,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有极大的弘扬贡献。你们看到的大岩石,代表未来将出现的一座殊胜寺庙;你们看到的十六只黄蜂,代表的就是佛教的十六罗汉,表示未来会有十六罗汉加持、化身的大成就者们降临此地。

祂还说,这地方风水极好、极为殊胜,也是过去十六罗汉常常幻化来此逗留的地方。关于这一段,还有另一种讲法。阿底峡尊者当时说:「你们的清净心不够,所以看到的只是一般的草地、看到的是畜生道的蜜蜂。

」祂说,在清净心的眼里,这地方是极为殊胜的净土;岩石上那十六只蜜蜂,在有清净心的人看来,就是十六阿罗汉正在那里做布萨(诵戒)的仪式。因为你们没有清净心,才看不到这殊胜景象,只见蜜蜂与岩石。总之,后来那地方俗称「塘纳」,意思就是「岩石上有蜜蜂的地方」。

因为这是阿底峡尊者授记之地,所以上面的东西大家都认为特别有加持力。后来,等这座寺庙出名了,许多信徒都会去剥一点那块岩石上的粉末、石屑,拿回家当纪念品、当圣物供奉;有些别的寺庙也来剥取一点,回去作装藏物用。日积月累,每人抠一点,这一大块岩石几乎快被抠光了,寺庙怕它整个不见,就仿照转绕塔、转绕房的方式,把它围起来保护。

这地方后来成了噶当派教法流传的重要驻锡地。阿底峡尊者之后的传承弟子中,有一位博多瓦大师,他的弟子图顿·洛卓札巴(Tumtön Lodrö Dragpa)大师,听从上师的指示——他本身就是修得极好的成就者——依上师的预言,来到如今纳塘寺这地方。起初他只盖了一间小房子作修行之所,后来因他的德行,聚集了几位比丘开始学习,渐渐弘扬开来。

图顿·洛卓札巴大师大约是十一世纪的人。他在噶当派的夏拉瓦大师那里学了十多年,被称为夏拉瓦的四大弟子之一;后来又随当时有名的翻译大师,以及俄(Ngok)氏诸大师学习。约在公元一一〇三年,他依上师的预言,到纳塘这地方创立寺院。

但他自己当住持没多久,大概十几年,就把住持之位传给了当时的心子,自己去别处闭关修行,直至圆寂。后来他的舍利被供奉在纳塘寺的弥勒殿里。纳塘寺除了对噶当派教法弘扬贡献极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纳塘版大藏经」正是在这里集结而成的。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德格版大藏经,德格印经院很多人都知道。西藏有三大印经院,其中历史最早、最有影响力的,便是纳塘印经院。它开创了西藏第一座有系统、有组织地抄写、刻印、编辑大藏经这一浩大工程的寺庙。

我们如今看到的许多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丹珠尔,有拉萨版、乌兰巴托版、卓尼版、德格版等等——往上追溯,都能追溯到纳塘版大藏经。纳塘版分「手写版」和「木刻版」。手写版是纳塘寺最早的时候,大约十三世纪编辑出来的;当时编出的甘珠尔与丹珠尔,应该是整个西藏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

完成这么著名的大藏经这项浩大工程的，正是乌巴·罗萨大师——也就是仁珍·才旺诺布的前世。在纳塘大藏经之前，虽已有所谓蔡巴手写版的甘珠尔，但那版本并不完整。是由纳塘寺当时的大成就者炯丹·理佩热智（Chomden Rigpai Raldri）与乌巴·罗萨大师这对师徒，一起编辑整理：他们收集当时整个西藏各地不同的经典版本，汇集之后作了极详细的校对，把所有重复的全部排除，只留下大家公认、没有争议的精华。

所以，纳塘手写版大藏经做出来之后，在后来的藏传佛教界便成了蓝本，往后所有版本都是效仿纳塘版的。像十三世纪后期，蔡巴噶举的贡多季请布顿仁波切在夏鲁寺重新整理了一部蔡巴手写版，花了将近二十多年，这版本也是参考纳塘版的；一直到十四世纪明朝永乐皇帝时，重做的「永乐版甘珠尔」，也是依据纳塘版与后来的蔡巴版；十六世纪，第九世噶玛巴与第六世夏玛巴等重新定制的「理塘版」（或丽江版），同样是参考这个版本。

一直到十七世纪左右，出现了所谓「纳塘木刻版大藏经」。这个木刻版，其实是第六世观音尊者仓央嘉措大师开始着手进行的。仓央嘉措大师不只是谈情说爱，他其实做了很多贡献，只是没什么人去注意。

纳塘的刻印版对后来的大藏经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这正是仓央嘉措大师起头做的——只不过做到一半，他因政治因素被罢黜。后来，由第七世观音尊者格桑嘉措，与当时的摄政王颇罗鼐大臣，又重新完善了纳塘刻版甘珠尔。在仁珍·才旺诺布大师的传记里就提到，他对当时正着手进行的纳塘版大藏经工程有许多关切与问候，也想帮忙、协助，所以他与颇罗鼐大臣之间有过一些互动。

这个后面的传记里会慢慢说到。所以很有趣：早期上师（指仁珍·才旺诺布的前世）在十三世纪转世为乌巴·罗萨大师时，去集结了这部纳塘版大藏经；后来到十七世纪（仁珍·才旺诺布时期），又去协助纳塘刻印版的完善。为什么要一直特别提纳塘版大藏经？

因为里面的内容可说是精华。里面几乎所有的翻译者、校对者,没有一个不是大成就者、大班智达。可以说,莲花生大士、密宗师毗玛拉米扎大师、贝若扎纳大师,还有印度那些大班智达们所翻译集结的经典,都能完整地留存在纳塘版大藏经里。

虽然莲师他们集结的藏经,后来放进了一些别的翻译版本,但在乌巴·罗萨大师那个年代,他们把这些版本重新校对、比对,补足了不完善的部分,剔除了重复的部分。这一点,跟我们现在的汉文大藏经比起来,差别可能比较大。汉文大藏经内容虽多,却比较混乱——这真不是刻意批评,去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同一部梵文佛经被反复翻译好几次;若把所有反复翻译的版本剔除、只留一个较经典的,汉文大藏经的内容大概可以直接砍掉至少四分之一。

有些是名字不一样、内容却一模一样;有些是名字一样、内容却不同;还有些是一部经里,混进了好几部不同经的段落。这只能说,当时在汉地要拿到梵文经典非常不容易,而且译者的佛学素养也参差不齐。虽然有鸠摩罗什大师、玄奘大师、义净大师、法显大师等极有名的翻译大师,他们翻译的版本格外殊胜、标准——甚至义净大师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后来还被重新翻回藏文,因为藏文版本有缺,反而汉文版本更齐全——但除了这几位,还有很多其他时代的翻译师能力不太够。

若拿汉文大藏经的内容与藏文比对,会发现里头有不少缺失、缺漏。汉文大藏经虽经很多朝代重新校编,但校对的人很关键。汉传佛教虽有许多翻译大师,可轮到皇家执行校正工作时,真正懂梵文、懂佛理的大师还是比较少;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虽文学素养高,对佛法却了解不够,以致有时会把自认为不正确的、或密续的部分、或看着像风水的部分,给剔除掉。

藏文大藏经则是由莲师、印度的班智达和西藏的大师们共同校对翻译,投入了所有财力物力。当时校出的经文如同黄金一般正规;后来的版本都是依据莲师时代的版本往上添加,没有人敢改动里面的内容。虽有人说莲师时代的版本已缺失,但其实目录是看得到的。

里头也有些看着像风水的,比如《天地八阳神咒经》,就特别标注:这是莲师当年去勃律国以神通带回来的。所以阿底峡尊者见到莲师时代集结的藏经时,感到极为不

可思议,称赞祂超越了印度的集结。纳塘版大藏经完整保留了莲师时代高僧大德们翻译流传下来的所有部分,所以祂是往后所有藏传佛教大藏经的依据。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影响的是整个佛教的未来,让我们能获得清净、无污染、没有争议的教法。乌巴·罗萨大师和祂的上师炯丹·理佩热智,他们对噶当派教法、对实修派法门都有很大贡献;而单单是纳塘版大藏经这一项贡献,就已经不可思议了。希望听这堂课的人能知道:西藏第一座有系统、有规模、有组织的印经院,是纳塘印经院。

比起德格印经院、布达拉宫印经院,祂的贡献与影响更大;后来的印经院都是比照纳塘的方式开创的。祂保存的文献最古老也最丰富,被称为西藏的图书馆、文书的宝藏。纳塘寺除了大藏经,在噶当派口诀教法的弘扬上也非常著名,培养出了非常多的大成就者。

像宗喀巴大师,也是从纳塘寺出来的。宗喀巴大师的上师顿珠仁钦•就非常重视纳塘寺。宗喀巴大师的传记里提到,祂从前学《现观庄严论》等五部大论时,就是在纳塘寺学的;当时祂没什么钱,每天靠吃糌粑糊维生,却一心投入研究。

后来成名之后,祂常把信众供养的经费转交纳塘寺做供僧,这在祂的传记里提到过很多次,看得出祂对纳塘寺的情感。还有扎什伦布寺的开创者根敦朱巴(第一世观音尊者),也是从纳塘寺培养出来的,后来离开才成立扎什伦布寺。另外,喜饶僧格大师,也是从小在纳塘寺出家,后来创立了格鲁派的下密院。

所以,格鲁派最主要的寺庙扎什伦布寺,以及上密院、下密院的开创者,全都出自纳塘寺,包括宗喀巴大师本人。虽然如今纳塘寺被归属在扎什伦布寺之下,但祂的历史,比扎什伦布寺早了好几百年。纳塘寺早期的授记里就提到,这座寺庙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开始虽只有四位比丘聚集,但最终僧团人数会超过千人,实际最鼎盛时将近三千人。授记还提到:这些具足三学的释迦弟子,每一位都会成为众生的依怙,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又转向十方传播出去,如同大海之水,源远流长;并说,祂的每一位住持,都是菩萨圣者。纳塘寺里有非常多殊胜的宝物。

在第十三任堪布时期，他们为堪钦·罗桑巴所盖的舍利塔里，就供奉了佛陀过去身为大象时的象牙。有人说佛牙舍利不过是动物牙齿——其实佛陀不只留下今生的舍利，祂过去世行菩萨道时遗留下来的部分也有。纳塘寺当时供奉的，就是佛陀过去身为大象时的象牙，这也是佛牙舍利。

此外，还有目犍连尊者等阿罗汉们的锡杖、钵，以及阿育王当年所造百万座佛塔中的四十座噶当塔；还有龙树菩萨去龙宫时，龙王供养的、用「龙泥」做成的佛像与佛龕，也都保存在纳塘寺。特别值得称赞的是，纳塘寺历代二十位住持大堪布，全都非常清净：每一位都戒律严谨、精通三藏，不曾被任何污秽、变异或混乱所染，每一位都如理如法地持守了一辈子比丘戒。所以从前纳塘寺的戒律传承，是大家公认的，许多大师都慕名而去，希望能在那里得到清净的出家戒。

在宗喀巴大师还没成名以前，纳塘寺的法会辩论就非常著名。许多有名的学者、对自己辩经颇有自信的人，都想去那里一展身手；若能在那地方把众人都辩倒，便会名声大噪——因为那里集结的每一位都是精英。我们要讲的这位乌巴·罗萨大师（仁珍·才旺诺布前世），祂自己没有很多详细的介绍，但祂的上师炯丹·理佩热智大师很有名。

乌巴·罗萨是纳塘寺第六任住持桑帕·钦波大师的弟子。祂在纳塘寺学习时，早上学习，晚上则努力修持各种密法，并在山洞里闭关静修。据说祂曾在拉萨专修白色不动佛，总共念了超过千万遍咒语，亲见不动佛现身。

祂去为一些佛像、经书开光时，撒出去的花全都会自然结成花环，或自然聚拢起来。祂还有许多预知未来的能力。纳塘寺历代堪布，很多都有类似的成就，比如第三任堪布杰·罗扎大师，修三十五佛忏时，亲见完整的三十五佛显现在面前。

当炯丹·理佩热智大师要开始编辑纳塘大藏经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乌巴·罗萨大师，便把这个重担交给了祂。乌巴·罗萨大师不负众望，极为努力地收集各式各样的经典版本，后来跟着理佩热智大师校对了许多经书，最终以手抄本的方式，将甘珠尔与丹珠尔完整地编录起来。当时的元朝国师八思巴大师，其实也是炯丹·理佩热智大师的弟子。

乌巴·罗萨大师后来的弟子扎巴·尊追大师,也是当代非常有名的成就者,后来成为纳塘寺第十任住持。祂曾被召请去元朝大都(北京)面见忽必烈,当过忽必烈儿子的上师;后来回来,才继任纳塘寺堪布。后面还有一位大堪布,是第十四代堪布珠巴·喜饶大师。

祂约生于一四〇一年,从小随第十四代住持珠巴·喜饶大师出家。当时珠巴·喜饶大师已是藏传佛教极重要的一位伟人,座下培养出非常多大成就者,如根敦朱巴(一世达赖)、喜饶僧格(下密院祖师)等。虽然祂的弟子名声太响,以致祂自己的名声仿佛被埋没,但祂本身是一位非常低调、认真、以师为重的学者。

珠巴·喜饶大师一辈子都在纳塘寺教授经教,忠心耿耿,直到六十八岁才登上住持之位,只待了三年便圆寂了。祂虽不像弟子们那么出名,但在当时,不论萨迦派、布顿派、香巴噶举,彼此的法义都是互相交流传授的,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教派间互相抵触。比如珠巴·喜饶大师,祂是噶当派的一代宗师,却也传授萨迦的道果、时轮金刚,还有香巴噶举的尼古玛六法等——祂其实是通达各个教派的。

在第四任堪布的时候,寺庙里有一尊特别的佛像,叫「三身合一」佛像。缘起是:冬顿大师和长老们用餐时,剩下的食物里自然长出了一尊佛。后来这尊佛像自己开口说:「我是从食物里长出来的,以后会有恶业深重的众生把我吃掉;为免这个问题,请把我外面用黄金和铜包裹起来。」

工匠包好后,佛像又说:「包了黄金以后,那些恶业深重的众生会把我拿去卖掉;所以,请再用泥土把我包起来。」于是后来表面又覆上泥土,看起来就像泥巴做的。这就叫「三身合一」。

总之,仁珍·才旺诺布所推崇的过去转世乌巴·罗萨大师,以及后来那几位纳塘寺住持大师,我们这里都稍微介绍了一下。今天就讲到这里——本来还列了几位纳塘成就者的故事,想想应该不用讲了。好,今天就这样。